

托马斯·卢克曼意义建构思想论述

赵俊芬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要

本文以托马斯·卢克曼的意义建构社会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20世纪60年代德国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与经典世俗化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的学术语境,从知识社会学、舍勒哲学人类学、舒茨现象学社会学三重理论源头出发,系统梳理卢克曼意义理论的生成脉络。文章拆解意义“社会客观化-个体内化-现代形态转型”的完整逻辑链条,提炼出意义本质论、结构决定意义形态、个体自主建构意义三大核心命题,厘清其“有形公共意义转向无形私人意义”的关键论断。研究表明,卢克曼突破了传统的世俗化分析框架,重构现代精神生活的研究范式,有效解释了现代社会公共意义衰退但个体精神消费持续繁荣的现实矛盾,为理解现代人意义焦虑、自我认同困境提供理论工具;同时该理论存在偏重微观个体、忽视结构性约束、地域适用性受限等短板,在非西方社会落地应用需要结合本土社会文化进行调整。

关键词

卢克曼, 社会建构论, 现代性

An Exposition of Thomas Lukman's Theory on Meaning Construction

Junfen Zhao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ne 13, 2026; accepted: July 5,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omas Lukman's theory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sociology, situated with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Germany's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in the 1960s and the interpretive limitations of classical secularization theories. Drawing on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chelerian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Schutzian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Lukman's meaning theory. It analyzes the complete logical progression of meaning: "social objectification → individual internalization →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forms," identifying three core propositions: the essentialism of meaning, structural determinism of meaning forms, and individual autonomous meaning construction, while clarifying his pivotal assertion about the shift from "tangible public meaning" to "intangible private meaning."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Lukman transcended traditional seculariz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s, redefined the paradigm for studying modern spiritual life, and effectively explained the paradoxical coexistence of declining public meaning and flourishing individual spiritual consumption in modern societ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tool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meaning anxiety and self-identity dilemmas. However, the theory exhibits limitations—including an overemphasis on micro-individual levels, neglect of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restricted applicability across regions—which necessitate adaptation to local socio-cultural contexts when applied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Keywords

Luke Mann,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Modern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 1927~2016)是20世纪影响力突出的社会学家,他的研究围绕人类意义世界的生成与变迁展开。和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合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以及他自己独著的《无形的宗教》(1967),是他最核心的两部代表作。卢克曼的研究主要从人类生存的本质需求出发,聚焦于“意义”这个核心上,解答现代社会中人类该如何维系精神秩序、实现自我认同这个根本问题。

二战结束后,西德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也被叫做“经济奇迹”时代。当时工业化全面铺开、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原本以乡土、宗族、教区为连接的熟人共同体快速解体。普通人开始进入原子化、流动化、匿名化的城市生活模式,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原本固定的文化圈层和集体生活场景,传统依托地方社区运行的公共意义体系失去了稳定的承载空间。统一的集体仪式、公共价值、社群规范慢慢变弱,制度化的教会不断衰落,成为卢克曼提出私人化意义理论的现实缘起[1]。同时,福利国家制度落地后,传统乡土共同体负责的社会保障、文化教化职能,转由国家公共服务和市场化分工承接,进一步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在文化层面,消费主义兴起、大众传媒普及、青年文化崛起,个体的生活方式从服从集体规训转为自主选择。传统公共价值对私人生活的约束力不断下降,形成了公共意义弱化、私人需求上升、多元价值不断涌现的社会图景[2]。这一现实构成卢克曼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当传统统一的意义体系不再覆盖日常生活,个体如何维持内在的秩序与精神支撑?他由此跳出组织形态的观察视角,转向对私人领域、日常实践、个体内心世界的分析,提出“无形意义”的核心判断。

卢克曼的思想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理论范式转型的关键节点,当时存在两大核心学术背景:一是经典世俗化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但解释能力不足;二是知识社会学和现象学社会学复兴,给微观分析提供了新工具。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祛魅”命题后,世俗化理论慢慢成为理解现代精神

变迁的主流范式[3]。到20世纪60年代,经过伯格、布莱恩·威尔逊(Bryan Ronald Wilson)等学者系统化整理,经典世俗化理论正式成型。该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意味着理性化、功能分化以及传统精神体系不断衰落,最终会让公共意义走向边缘化甚至消亡[4]。这一研究范式把制度化组织当成核心观测指标,直接将民众参与度下降等同于精神需求消失,却没法解释现实中个体对心灵需求、心理疗愈、生活美学、自我成长的需求不断扩大的矛盾现象,理论和实际经验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缺口。卢克曼正是针对这一理论困境展开反思,重新定义了意义的本质和载体,突破了以制度为中心的狭隘视角。同时,以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主张研究要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个体的主观意义和微观互动[5];伯格和卢克曼共同推进的知识社会学则提出,社会现实和意义体系都是由人类实践建构出来的,这为理解意义从公共转向私人、从有形转向无形提供了方法论支撑。舍勒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未特定化与超越性需求”的判断,也给卢克曼提供了本体论基础,让他可以从人类生存本质出发,论证意义需求的永恒性,从根本上修正世俗化理论的结论。多重学术思想交融,为卢克曼搭建起融合本体论、宏观社会结构分析、微观个体日常实践的整合式意义理论创造了条件。

卢克曼的思想不是单纯的理论推导,而是直接回应当时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难题:社会高度分化带来公共意义真空,个体获得空前自由却陷入意义焦虑与选择负担;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组织衰落,但是需求旺盛”的现实矛盾,亟需新的分析框架。他聚焦个体如何在私人生活中建构意义、维持自我认同、整合破碎经验,最终完成两大学术突破:一是把意义从特定组织中剥离出来,还原成人类超越生物性的本质生存实践;二是指出现代化没有消除意义,只是促进意义从公共、制度化的形式,转向私人、无形、日常化的形式[6]。这种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扎根在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环境中,让他的思想既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也拥有跨越时空的解释能力。

2. 卢克曼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根基

卢克曼的思想并不是孤立形成,而是扎根在知识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中。这三个理论共同构成了他意义建构理论的底层逻辑,整个理论始终围绕“个体与社会的意义互动”这一具体问题讨论。

2.1. 知识社会学:现实与意义的社会建构

卢克曼和彼得·伯格一同提出的社会建构论,是卢克曼研究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卢克曼摒弃“社会现实是天然存在”的客观主义看法,提出社会世界与意义体系都是人类借助符号互动、各类实践活动一步步搭建起来的,这一主要观点贯穿了他所有的研究。

卢克曼明确指出:“人类通过共享的符号系统与解释框架,将主观的体验转化为客观化的社会现实,意义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在社会互动中被生产、传递与再生产的。”[7]这个观点把研究视角从“宏观社会结构”转到“微观意义实践”,给分析现代意义转型提供了主要思路:意义的载体和形态会跟着社会互动方式变化,不会永远固定不变[8]。卢克曼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核心不是研究“知识的真伪”,而是探究社会如何定义“有意义的现实”,以及这种定义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这个研究方向,让他的思想跳出了传统社会学宏大结构主义的束缚,把目光放在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意义构建活动上。

2.2. 哲学人类学:人类意义需求的本质属性

马克斯·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给卢克曼研究意义需求的本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卢克曼吸收了“人的未特定化”这一主要观点。他提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没办法只依靠生物本能活下去,必须建构出超越生物性的意义世界,才能完成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塑造。“人类有机体的生物构造,决定了人必须超越零散的、瞬时的直接体验,将其整合为连贯的意义体系,这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需

求。”[9] 卢克曼从这一微观本源出发，得到了核心结论：意义需求是人类永恒的需求，现代社会不会消除意义，只会改变意义的存在形式，这个观点也成了他反驳传统世俗化论断的核心支撑。卢克曼的研究始终以“人的生存意义”为核心展开，不会脱离个体的真实需求，也不会陷入抽象的社会哲学思辨当中[10]。这正是他的思想能够具备现实问题解释力的关键。

2.3. 现象学社会学：日常生活的意义回归

受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的影响，卢克曼把日常生活世界看成意义建构的核心空间[11]。他提到，日常生活是人类最原本、最真实的意义世界，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全都扎根在日常生活里的微观互动和意义实践之中，这样的理论方向，让卢克曼把目光放在日常生活里的意义生成、传递和内化上，在意普通人如何在日常里认识自我、整合经验、应对生存焦虑，这也成了他的思想和其他现代性理论家区分开的核心特点。

3. 卢克曼意义建构的完整逻辑以及核心命题

意义建构是卢克曼思想的核心，其理论命题都围绕这一主线展开。卢克曼把意义建构划分成社会客观化、个体内化、现代转型三个具体部分，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微观理论逻辑。

3.1. 意义的社会客观化：从个体体验到公共世界观

卢克曼提出，单个个体零散的主观感受没法形成稳定的意义，这些内容必须经过社会层面的客观化加工，转变成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世界观，才能成为支撑社会运转的意义体系。世界观是“社会客观化的意义体系，跨越个体生活与世代更替，为人类提供整合经验、解释世界的基本框架”[12]。卢克曼把世界观看作意义的基本社会存在形式，客观化世界观形成三级结构：底层是指导日常行动的实践性常识，中层是约束社群交往的伦理与制度规范，顶层是统合个体全部生命体验的终极超验意义框架。三者相互嵌套，为个体提供完整的意义支撑[13]。在传统社会里，世界观依靠统一的符号、仪式和实践活动完成客观化，渗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部分，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自然会把这套意义体系内化吸收。这一阶段的意义有着公共性、统一性、制度化的特点，也就是卢克曼提到的“有形”意义形态。

3.2. 意义的个体内化：从公共世界观到个人同一性

意义建构的最终落点，是个体内化整个社会的意义体系，最终形成稳定的个人同一性，也就是自我认同。这是卢克曼理论里最有价值的核心概念，指个体把社会层面客观存在的世界观，转变成自己主观层面的意义系统，进而建立起自我认知、价值排序与人生方向。“个人同一性是意义体系内化的结果，是个体整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经验的核心支撑，也是个体应对生存不确定性的内在依据。”[14] 卢克曼提出，个人同一性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它是社会意义建构出来的产物——传统社会里，个人同一性由统一的公共世界观塑造，呈现出同质化的特点；现代社会里，公共世界观逐渐解体，个人同一性转而走向自主建构，变得更私人化也更多元化。这一环节的核心逻辑是：意义的最终价值在于服务个体生存，个体是意义的最终承载者与实践者。这个观点彻底把意义研究从制度层面拉回到了个体层面，是卢克曼思想最关键的突破。

3.3. 意义的现代转型：从有形制度到无形私人意义

现代社会的结构变化，带来了意义建构的根本转变，这是卢克曼思想的核心话题。他不认同“现代社会意义消亡”的传统说法，提出意义只是从有形的制度化形式，转变成了无形的私人化形式。卢克曼提到，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是意义转变的主要原因：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形成了独立运行的子系统，

不再负责提供统一意义的功能，传统的制度化意义体系失去了社会结构的支撑，慢慢被边缘化，同时，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共同体，承载公共意义的场域不复存在，这让意义建构不得不退回到个体的私人领域。

卢克曼认为，现代意义转型有三个核心特征：第一是载体私人化，意义不再依靠公共制度，而是存在于个体的生活方式、心理认识意义的衰落；二是建构自主化，个体从意义的“接受者”变为“建构者”，自主选择、拼接意义资源；三是形态无形化，意义不再通过显性仪式、制度呈现，而是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微观行为中，成为“无形的意义秩序”。这一转型并非意义的衰落，而是意义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自然演变，这是卢克曼对现代意义世界的判断，也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

3.4. 卢克曼思想的核心命题

卢克曼的思想主要依靠三个核心命题完成对意义世界的解读。第一个命题：意义的本质是人类超越生物性的生存实践，卢克曼从哲学人类学的根源出发，定义“意义”的本质：不是抽象的价值观念，而是人类超越生物本能、整合生存经验、安放自我的微观实践活动[15]。这一命题打破了人们对意义的狭义理解，卢克曼提到，意义建构和日常实践当中；第二是建构自主化，个体从意义的“接受者”变成了“建构者”，可以自己选择、拼接不同的意义资源，第三是形态无形化，意义不再通过显性仪式、制度展现出来，而是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细小行为里，成了“无形的意义秩序”。这一转型并不是特定群体独有的活动，而是所有普通人的日常行为——整理生活秩序、解释人生困惑、确立自我价值、应对生存焦虑，这些最平常的行为，都是意义建构的具体体现。意义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为主要作用，而非依附制度化形式存在，这就是现代意义脱离建制化组织、转向无形私人形态的关键原因。

第二个命题：社会结构决定意义形态，并非意义消亡，针对传统理论存在的误区，卢克曼提出意义形态与社会结构同构的主要观点：现代社会出现结构分化，并不是导致意义消亡，反而促进意义形态从公共转向私人、从有形转向无形[16]。卢克曼以社会变迁作为依据：当社会从“未分化的共同体”转向“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意义的供给方式必然跟着发生改变——统一的公共意义没法适配多元的个体需求，私人化的无形意义就成了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17]。

第三个命题：现代个体是意义的自主建构者，需要承担意义责任，现代意义转型的最终结果，就是个体成为意义建构的主体，卢克曼指出，现代个体摆脱了统一意义体系的束缚，获得了自主建构意义的自由，但同时也必须独自承担意义选择、意义整合的责任。“现代意义的自由，伴随着意义的焦虑——个体不再有现成的意义答案，必须在多元的意义资源中自主选择、自我调适，这是现代个体的生存困境，也是现代意义世界的核心特征。”

4. 卢克曼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局限

4.1. 理论价值：重构意义研究的微观范式

卢克曼为打破现有制度框架的限制，不再使用以制度为核心的意义研究思路，转而把意义还原成人类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开辟出了“无形意义”的全新研究方向，给我们认识现代精神生活找出了一条全新的思路。他搭建了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意义桥梁。借助“社会客观化—个体内化”的逻辑链条，卢克曼解决了“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意义”该怎么衔接的问题，避开了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二元对立，完善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同时，他修正了传统的世俗化判断，卢克曼反驳“现代意义消亡”的观点，证明现代社会意义并未消失，而是转型为私人化、无形化形态。

卢克曼的思想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向，完全贴合现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不光解读了当代心理服务、生活美学、自我成长文化兴起的原因——这些其实都是现代个体搭建私人意义的具体做法；还点出了现

代意义焦虑的核心——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之间存在矛盾，这也给我们理解现代生活方式给出了社会学支撑，说明普通人做出的生活选择，本质就是意义的表达和实践。

4.2. 理论局限：微观视角的固有不足

卢克曼强调个体自主建构意义，但低估了社会阶层、文化环境、公共政策对个体意义选择的限制，个体并非完全自由的意义建构者。

卢克曼聚焦私人意义转型，忽略了现代社会新型轻量化公共意义(如公共价值、公益文化)的生成，对新型公共意义关注不足。同时，理论依托西欧现代化社会经验生成，在应用于发展中国家、非西方文明圈时，需要结合本土文化、社群、传统文化特征本土化改造，无法直接套用。

5. 结语

卢克曼的无形意义概念，是现代社会学反思世俗化与现代性困境的重要思想成果，即便问世半个世纪后，到今天依然有着突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从学术发展角度看，他跳出了经典世俗化理论里制度主义的误区，把意义研究从教堂、社团这类有形组织中解放出来，落脚到普通人衣食住行的日常实践当中，促进现代性研究从宏观建制转向个体的精神世界，拓展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从现实关照层面来说，伴随着全球城市化、个体化不断深入，个体原子化、精神空虚、选择焦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如今心理产业、个人兴趣社群、小众精神文化快速发展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借助卢克曼私人化无形意义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

当然，卢克曼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也不能忽略，该理论片面强调个体自主建构意义，弱化了制度、阶层、公共环境对个体的约束作用，导致它没办法完整解释公共共识的培育和新型公共意义的生长过程。结合中国本土的现代化进程来看，传统乡土共同体消解、社会快速转型促进了国民精神需求发生改变，我们在借鉴卢克曼思想的同时，需要结合我国传统文化、集体主义底色、公共治理特征对理论加以改造，兼顾私人精神建设与公共价值塑造，达成本土精神社会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梁琰. 德性的私人化、思辨化与普遍化: 帝制时期罗马德性话语的转变[J]. 贵州社会科学, 2025(3): 83-92.
- [2] 吴忠民. 论世俗化的基本特征[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8): 1-10, 21.
- [3]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4] Bryan, R.W. (1966) *Religion in Secular Society*. Watts.
- [5] 舒茨. 社会实在问题[M]. 霍桂恒,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6] 迟帅. 世俗社会的到来?——涂尔干论世俗化的意涵[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1): 211-221.
- [7] 彼得·伯格, 托马斯·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 知识社会学论纲[M]. 吴肃然,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8] 刘大为, 张含茵, 常无烦. 传播的知识社会学探析: 作为现实建构的传播[J]. 当代传播, 2023(3): 34-38.
- [9] [德]卢克曼. 无形的宗教: 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M]. 覃方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10] 郑召利, 杨建伟. 从内在批判到哲学人类学——哈贝马斯实证主义批判中研究方法的转变[J]. 求是学刊, 2024, 51(2): 27-35.
- [11] 张浩军. 现象学如何为社会科学奠基——以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为例[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8(6): 77-87, 155-156.
- [12] 毛俊永. 西方宗教个体化理论的内容和特征研究——以路德、西美尔、卢克曼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21.
- [13] 蒋志辉, 周兆雄. 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本质解析[J]. 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24(3): 24-26.
- [14] 田薇. 世界观和个人同一——卢克曼社会哲学视野中的宗教观[J]. 哲学动态, 2016(3): 70-75.

- [15] 田薇. 解析现代基督教的变化和现代伦理生活的意义困境——从西美尔的“宗教性”和卢克曼的“无形宗教”的视角出发[C]//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九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75-385.
- [16] 张丽丹. 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存在方式及功能——卢克曼宗教社会学思想述评[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1.
- [17] 赵翠翠. “佛系”: 当代社会私人化心态研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9(5): 70-78.